

廣
四
十
家
小
說
第
一
冊

廣四十家小說提要

小說叢刻明代為多，蕪雜割裂，乃其
通病。惟顧元慶氏審別最明，其四十家
小說風行已久，此則選輯尤精。坊間所
無原本為山左王氏所藏，海內實無二
本。茲以重價購得，印行之，想醉心願
氏者必當先睹為快也。

廣四十家小說目錄

漁樵閒語

讀書筆記

雲仙散錄

襄陽耆舊傳

廣客談

賈氏談錄

陶朱新錄

天隱子

白獺髓

冀越集

石田雜記

友會談叢

寇萊公遺事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歷代帝王傳國璽譜

桂苑叢談

避戎夜話

江淮異人錄

清夜錄

吳中舊事

西征石城記

中朝故事

平江紀事

震澤紀聞

明皇十七事

杜陽雜編

興復哈密記

羊野纂聞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據言妓館五段事

蘇談

綠珠內傳

否泰錄

神異經

開顏集

江海殲渠記

閒燕常談

景仰撮書

拘虛晤言

寶櫝記

太湖新錄

蠶衣

五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漁樵閒話

上篇

東坡居士著

有客謂漁樵曰。二老之談。於治世之鄙事。民間之俗務。可也。不然。則議論几席之間。有清風明月。可以嘯咏。有素琴樽酒。可以娛樂高談。而遣累忘懷。陶然以適。物外之情。可也。奈何。其間往往輒語及朝政故事。非所謂漁樵之閒話者。吾所以不取焉。獨不聞莊叟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之間。而代之。所以各存其分也。子得無失其分者乎。二老相顧而笑曰。是客也。烏知吾閒話之端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呂望釣於渭水之濱。世俗徒見其迹於耕釣之間。而不知之人也。心存乎先王之道。大率古者有道之士。雖不見用於時。而退處深山窮谷。亦未嘗暫忘聖人之道。今之所談。果有毫銖可補於見聞。亦足以發也。又且何間於野人之論哉。客深然之。而退。漁曰。人之有禍福成敗。盛衰得失。窮達榮辱。興亡治亂。莫非命也。知之由命。則事雖毫銖之微。皆素定也。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勢不可以力回。豈非命歟。豈非素定歟。景雲初。有僧萬回者。善言人吉凶禍福。寓跡塵間。而出處言語。不循常而特異於人。自恐

因此見疑於時。或佯狂以自晦也。然而人見之。莫非恭敬。亦不敢以狂而見。忽。是時明皇為臨淄郡王。因却左右而見之。萬回輒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已後不可知之。願自重。言訖佯狂而去。及明皇即位。開元天寶中。可謂太平矣。至祿山之亂。果五十年也。萬回之言。驗如符契。然至於翠華西幸。蒙塵萬里。登橋望遠。納麴充飢。而困亦甚矣。揮涕馬嵬。馳雨棧道。貽羞宗社。受耻宮闈。辱亦至矣。華清蕭索。南內荒涼。節物可悲。嬪嬙零落。氣亦憊矣。此皆人生至困至苦至危至厄之事也。何為萬回無一言以及知之而不言耶。如何。樵曰。非萬回之不知也。命之所有。分之所定。不可逃也。使當時言之。亦不足為戒也。雖誠亦不能免也。天命之出。其可易乎。嗚呼。嗟天下之權擁天下之勢。賞罰號令。連於雷霆。一喜則軒冕塞路。一怒則伏尸千里。天下宜有貴勢之可敵哉。不幸一旦時違事變。艱戚萬端。大都興廢成敗。雖出乎天。係乎命。然亦必先有其兆。以成其事也。開元中。用姚元崇宗璟。則天下四方。熙熙然豐富娛樂。無美於華胥。天寶末。委國政於李林甫。此其所以召亂也。歸事權於楊國忠。此其所以召禍也。盛衰得失。豈不有由而然也。漁曰。天寶末。明皇倦於萬機。思欲以天下之務。決於大臣。而且將優游於宮掖之間。以自適也。無何。得李林甫。一以國政委之。自

此姦謀詭論。交結以熾。而忠言讜議。不復進矣。日以放恣行樂為事。一夕。因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進水調歌。其間偶有歌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泪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是時明皇春秋已高。遇事多感。聞此歌。悽然出涕。不終曲而起。因問誰人作此歌。對曰。李嶠詩。明皇嘆曰。李嶠真才子也。及范陽兵起。鑾輿幸蜀。過劍門關。登白衛嶺。周覽山川之勝。遲久而不懌。乃思水調所歌之詞。而再舉之。又嘆曰。李嶠真才子也。感慨不已。扶高力士而下。不勝嗚咽。樵曰。天下之物。不能感人之心。而人心自感於物也。天下之事。不能移人之情。而人情自移於事也。李嶠之詩。本不為明皇而作也。亦不知其詩。他日可以感人之情如此也。蓋明皇為情所溺。而自感於詩也。莊叟所謂山林歟。皐壤歟。使我忻忻然而樂歟。夫山林之茂。皐壤之盛。彼自茂盛爾。又何嘗自知其茂盛。而能邀人之樂乎。蓋人感於情。見其茂盛而樂之也。此謂之無故之樂也。有無故之樂。必有無故之憂。故曰。樂未畢也。而哀又繼之。信哉是言也。漁曰。舊事有傳之於世。而人或喜得之。可以為譏笑之資者。時多尚之。以助燕閑之樂。然而歲月浸遠。語及同異。有若明皇嘗燕諸王於木蘭殿。貴妃醉起舞霓裳羽衣曲。明皇大悅。霓裳羽衣曲。說者數端。逸史云。羅公遠引明皇

遊月宮。擲一竹枝於空中。為大橋。色如金。行十數里。至一大城關。羅曰。此乃月宮也。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中。明皇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明皇素曉音律。乃密記其聲。及歸。使伶人繼其聲。作霓裳羽衣曲。及鄭愚作津陽門詩云。蓬萊池上望秋月。萬里無雲懸清輝。上皇半夜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中秘樂天半聞。玊璫玉石和頃荒。宸聰聽覽未終曲。却到人間迷是非。釋云。葉靜能嘗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上苦懷寒。不堪久。回至半天。尚聞天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音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作腔。名霓裳羽衣曲。又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雁辭。樵曰。不然。非欲天下之人皆愚也。當戰國之時。諸子紛然。各持詭異之說。惑於當世。且欲游聞於諸侯。以張虛名而求其用矣。故誕妄邪怪之說。充塞於道路。天下之人。不識其是非可否。於是各安於習尚。以為耳目之新。既非聖人道德之言。又非先王仁義之術。宜乎焚之。又恐其徒呼噪不已。以亂天下。於是坑之。有何不可。

漁曰世常傳云欲人不知莫若不為以謂既為之也安得人之不知夫至隱而密者莫若中冓之事宜欲人之知耶然而不能使人不知以此知凡事而不循理者雖毛髮之細不可為也明皇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於其間無何妃子輒竊寧王玉笛吹之始亦不彰因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處閑把寧王玉笛吹妃因此忤明皇不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銍宅妃子涕泣謂韜光曰託以下情敷奏妾罪固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與膚生從父母耳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髮一結付韜光以獻自妃之一逐皇情憮然至是韜光取髮落之肩上以奏明皇見之大驚惋遽令高力士就召以歸嗟乎道路之言亦可畏也使張祐不為此詩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然張亦何從得此為之說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莫若不為亦名言也樵曰床第之事至隱密也尚且暴揚於外而况明目張膽公然為不道之事宜何如哉隱公潛慮傾人害物而謂人不知誠自欺也人其可欺乎世有為是者不可不戒漁曰明皇以八月誕降醮會於勤政樓下命之曰千秋節大合樂設連榻使馬舞於其上馬皆衣紵綺被鈴鐻驤首奮鬣舉跋翹尾變態動容皆中節奏故養之頗甚優厚末年祿山寵數優異遂將數足以歸而習之後為田承嗣所得而承嗣

殊不知其馬舞也。一日大享士伍作樂其馬於櫪上輒奮首舉足以舞。圉人惡之舉足以擊其馬尚謂不盡技之妙。愈更周旋宛轉以極其態度。廝役以狀告丞嗣。丞嗣以為妖而戮之。天下有舞馬由此絕矣。樵曰禍之與福命也。遇與不遇時也。命之與時禍福會違者幸不幸在其間也是馬也。當明皇之時衣紈綺被鈴鐺論其身之所享可不謂之福乎。謂其見貴於時可不謂之遇乎。不幸一旦失之於廝役之手而筆簪遽苦其體可謂不遇也。既而欲求免於筆簪愈竭其能而反為不知已者戮之可謂禍矣。莊叟又嘗稱禍福相倚伏誠哉至言也。嗚呼馬之遇時則受其福及夫不為人之所知則身被其禍士之處世豈不然哉。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已遇與不遇乃時命也。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為虎云忠既病久而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乃與母弟返望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悲哉忠受氣為人俄然化之為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其涎流於舌欲啖其子豈人之所為乎得非忠也久蓄慘毒狠暴之心而然也。內積貪婪吞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蘊而然耶。居常恃凶悖恣殘忍發於所觸而然耶。周旋宛轉思之不得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

隲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若已尚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而人託質於虎。而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威福。恣暴亂。毒流於人之骨髓。而禍延於人之宗族者。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於溝壑。以徇一己之私意。非虎哉。剥人之膏血。以充無名之淫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妻男女。不能相保。而骸骨狼藉於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以仁恩育物。宜欲為是哉。然而不能使為之者。自絕於世。何足怪也。漁曰。唐末有宜春人王穀者。以歌詩擅名於時。嘗作玉樹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連舌冷。冷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劔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詞大播於人口。穀未第時。嘗於市廛中。忽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穀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識吾否。吾便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斂趾慚謝而退。噫。無賴者。乃小人也。能為此等事。亦可重也。方其倚力恃勢。悻然以發凶暴之氣。將行毆擊。視其死。且無悔矣。及一聞其名。人則慚謝之色。形於外。斯亦難矣。有改悔之耻。向善之心。安得不謂之君子哉。樵曰。此亦一端也。古今富於詞筆者。不為不多矣。然或終身憔悴而不遇。士大夫雖聞之。亦未嘗出一言以稱之。況有服膺樂善之心哉。以

此知其無賴者。迹雖小人。而其心有愈於君子之所存也。又宣知迹雖君子。而其心不有愈於小人之所存哉。漁曰。裴硯傳奇。嘗記一事甚怪者。云有唐魏博大將聶鋒。有女方十歲。名隱娘。忽一日。為乞丐尼竊去。父母不知其所向。但日夜悲泣嘆思而已。後五年。尼輒送隱娘還。告鋒曰。教已成矣。却領取尼亦遂亡矣。父母且驚且喜。乃詢其所學之事。隱娘云。携我至一巖洞中。與我藥一粒服之。便令持一寶劍。教之以習擊刺之法。一年後。刺猿猱如飛。刺虎豹如無物。三年。漸能飛騰。以刺鷹隼。四年。擊我於都市中。每指其人。則必數其過惡曰。為我取其首來。某應聲而首已至矣。自此日往都市中。刺人之首。置於大囊中而歸。即時以藥消之。為水。後五年。忽曰。大僚某人者。罪已貫盈。欺君罔民。殘賊忠良。為國之害。故已甚矣。今夜為我取其首來。隱娘承命而往。伏於大僚居室之梁上。移時。方持其首至。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隱娘再拜云。為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欲下手。尼叱之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隱娘拜謝。尼曰。汝術已成。可歸。遂還家。父母聞其語甚怪。但畏懼而終不敢詰。亦不敢禁其所為。後至陳許節帥之事。尤更怪異。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惡能是哉。樵曰。隱娘之所學。非

常人之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險詖邪惡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及尼之戒曰。須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是欲奸凶之人。絕嗣於世。尚恐餘毒流及於後。深可懼也。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拯。與山人馬沼相會於衡山祝融峯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龐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扑野。得拯來。甚喜。及倩拯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因馬沼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即脫班衣。而衣禪衲。熟視乃一老僧也。拯詰其服色。乃知己之僕也。拯大懼。及老僧歸。沼謂拯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拯視僧之口吻。尚有餘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嘿為之計。因給其僧曰。寺井有怪物。可同往觀之。僧甫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影乃虎形也。惶遽壓之以巨石。而虎斃於井。二人者。急趨以圖逸計。值日已薄暮。遇一獵者。張機於道傍。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群虎方暴。何不且止於棚上。二人悸慄。相與攀援而上。寄宿於棚。及昏暝。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眾皆大怒曰。早間聞有二賊殺我禪師。今方追捕。次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眾何人也。獵者曰。此張鬼也。乃疇

昔嘗為虎食之人。既已鬼矣。遂為虎之役。使以令前導。一人遽請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咆哮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而踣。遂巡向之。諸俵鬼奔走却回。俯伏虎之前。號哭甚力。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既為虎之食。死又為虎之役。使今幸而虎之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不自疚之如此耶。忽有一鬼答之曰。某等身命。既為虎之食。啖固當拊心刻志以報冤。今又左右前後以助其殘暴。誠可愧耻而甘心受責矣。然終不知禪師將軍者。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惑已至於此乎。近死而心不知其非。宜乎沉沒於下鬼也。樵曰。舉世有不為俵鬼者。幾希矣。苟於進取以速利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為者。非俵鬼歟。巧詐百端。甘為人之鷹犬。以備指呼。馳奸走偽。惟恐後於他人。始未得之。俛首卑辭。態有餘於妾婦。及既得之。尚未離於咫尺。張皇誕傲。陰縱毒螫。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勢。一旦失職。既敗乃事。則愴惶竄逐。不知死所。然終不悟其所愚惑也。悲夫。

漁樵閒話終

長公游戲翰墨。迨老不忘。其經天緯地之文。何往不著。雖販夫孺子。莫不知珍愛之。蓋其所積深以淳。故其所發精以粹也。晚作漁樵閒話二篇。以寓警世之意。豈特以文滑稽而已哉。讀者率詞揆方。當自得之矣。古吳後學龍池山人伍忠光謹書於木如草堂。

